

凡塵曉遇  
專欄

## 好話要在背後說

□李曉

在一座城里，我和一些人的交往，其实是若有若无若即若离的关系。好比云在天上，自由飄蕩，偶爾飄到一起，然後很快飄開，去完成各自的宿命。

我与文友们交往的比重，其实也不小。微信好友里，很大一部分都是各地文友，每天，他们在朋友圈里此起彼伏展示在报刊发表文章、获奖、出版的消息，我大多给予点赞，偶尔还送上三言两语。但有时觉得，每天受到这样的朋友圈干扰，便屏蔽了一些高频率发表的文友朋友圈，太多的浏览与点赞让我失去了对事物的专注力，也消耗着我对生活的元气。

老马，是我在城里交往了20多年的资深文友，他极少发朋友圈，但我与他的私人关系，却更显亲近。我总觉得，在网络中的点赞之交，太轻飘飘的了，往往点赞越多，关系越寡淡敷衍。

老马还是一个石头收藏者，在他的书房，收藏的各地石头数以吨计。老马说，石头是大地的骨头。在这些石头纹路上，也沸腾着大地的万千气象：农人吆喝耕牛、躬腰推磨的人、一叶帆船在水波浩渺中、山崖上翘首等待的人……栩栩如生的图像，让人感叹石头这个灵物是大地光影的浓缩。一块发出琥珀一样晶莹光芒的鹅卵石，老马告诉我，它的年龄有几百万年了，远在人类出现以前。老马捧起这块石头拿到耳边倾听，他说，这块石头里，有江河奔流的声音。

老马对石头的感情，让我感动。在生活中，老马更是一个热心人，他没有文人的清高、相轻、嫉妒、拆台的毛病。在上百条河流上，老马去河边捡过石头，他的心房，也河床一样宽广了。

奔流在老马心田的那些哗哗水流声，我能够听见。

我们这个小城里自费出版文学书籍的作家不少，但情况大都很尴尬，出了书后，送不出去的书，躺在家里让耗子半夜啃噬。这些年，老马在全国文学期刊发表了不少小说，命运终于眷顾到了他，4年前，一家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说集，且付他版税。今年秋天，另一家出版社决定出版老马的第二部小说集，兴奋之中的马哥去喝了酒，在深夜里给我打来电话：“成了，成了！”

老马以前是一家报纸的副刊编辑，扶持提携了不少文学爱好者。老马没做副刊编辑后，还有成了中年大叔大嫂的当年文学爱好者们来看望老马，令老马倍加感动。

## 林居坝的蜕变

□张辉文

一张相片把我拉回到几年前的记忆里。相片中，林居坝小院正在热火朝天地开展大扫除，我和小院乡贤林贤双抬着一根废旧木头，其他的村民或挥动扫帚，或舞动铁铲……

林居坝是荣昌区安富街道通安村的一个村民院落，清嘉庆年间一林姓移民后裔落根这里繁衍生息，因这里地势平坦，所以取名林居坝。如今小院39户人家，有34户姓林。近年来，这个小小院子走出6名教师、5名军人，有学子步入清华和武大等高校殿堂。

几年前，脱贫攻坚已近尾声，乡村振兴与脱贫开始有效衔接。通安村是安富街道第一村，基础设施完善，产业发展好，致富能人多。为把通安村打造成乡村振兴示范村，街道决定从村社的细胞——一个个小院着手。

林居坝小院被选中在情理之中。要做好这项工作，选出一个德高望重、号召力强的带头人是首要的。林贤双是一名退休教师，为人正直、品德高尚，在院民中威望极高。热情的林老师爽直地答应了这个任务。

第一次动员会召开了，镇村干部与村民在院坝围成了一个圆。当时，我是安富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用最朴实的语言介绍了镇里打造通安村的计划，激励大家积极参与改变不良习惯。主要是大家要把屋内外清洁卫生做好并长期保持，改造小院的时候大家要投工投劳，在涉及自己住房时需自筹一部分资金。林贤双动员大家作为小院这个家庭的一分子要珍惜这次小院蝶变的机会。

整个圆圈一时热闹非凡。村民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大都表示赞同，有的质疑，一两户平时不大爱干净的村民翘起了嘴巴。统一意见后大家商议说干就干，从第二天开始，连续三天大扫除，然后两天一次。我和镇村干部也承诺前三天一起参加

大家的大扫除。

冬天的早晨晨雾缭绕，宁静温柔。第二天天不见亮我们就来到了林居坝。简要的分工之后，大扫除开始了。一时间，洒水、扫地、铲垃圾……热火朝天的场景渲染了天空，朝阳懒洋洋地露出了脸。参加者最大年龄七十八岁，最小六岁。欢声笑语在人群中流淌，久违的集体劳动让大家格外兴奋。我和林贤双几人负责清理院外公路边的垃圾。这里放了几根已经有点腐烂的木头，我和林贤双抬起一根，准备放在垃圾车上，于是有了那张难忘的相片……

连续三天，林居坝变样了。地面干干净净，屋里屋外整齐有序，院落进口处杂草丛生的池塘也清理出来了，一个干净整洁的林居坝呈现在大家面前。

小院清洁继续进行，院民们自编了一句口头语：“不管天晴和下雨，只要你记得今天是星期几。”因为后面的清洁是按值日来执行的。一个月后，院民们组成评比小组，评比出示范户25户、达标户12户、整改户2户。示范户戴上了大红花，大爷大妈们笑得合不拢嘴。我看到整改户李大妈眼神有点落寞。

施工队进场。三个月后，小院改造完成了。入口处用红砖加造型设置了“林居坝”标识，标识后面的空地改成了小广场，周边砌成了几个圆形或方形的花台。池塘里种上了荷花，一阵风吹来，空气中弥漫着荷叶的清香。原来比较脏乱的房屋立面，就地取材采用废旧陶瓶敲碎做成了装饰。每家每户前建了小型花台，院民们在里面种上了自己喜爱的花草。大家的笑脸特别灿烂。

去年，已经调走的我再了一次林居坝。林贤双高兴地向我细数着这儿的變化。我们来到院子前面几十米处的通安河。这两年河道进行了整治，河水清澈见底，缓缓流淌，岸边一条红蓝色跑道沿着蜿蜒的河流向远处延伸，河边美丽的蓝花楹、芳香的槐树随风飘摇，红的白的小花在草坪里竞相开放。

“真的是越来越好了！”林贤双望着远处青山绿水掩映下错落有致的小洋楼，眼角含笑，喃喃自语道。  
(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



## 车游永川高铁南站

□龙远信

2024年9月29日上午，渝昆高铁重庆至宜宾段正式通车，设计时速最快350公里，重庆至宜宾不到1个小时即达。通车前夕，笔者随永川高新投资集团工作人员一道车游永川高铁南站。

此刻，新落成的永川高铁南站是安静的，像一只鸟的安静，一只鸟巢的安静，轨道，翅膀一样张开，飞翔即将成为现实，速度是一个变量，愿望是另一个两个变量创造了新的时空距离，身在异乡，梦回故乡，都在眨眼之间。

此刻，高铁南站揣着这些简单的想法

静静地等待它的熙熙攘攘、南来北往，我们只是闲游的人，在它等待的空隙缓缓地驶过。更像是它的家人，在通车前，看一眼命定的相遇，站前道路已经就绪，绿植和花朵正在路上，生长和绽放预演多少遍了，我们试着去理解速度与激情合谋的

生活

现在，这里的傍晚静悄悄，明天就将发生改变。

从此，很多老地名以及莲花场的陈年旧事，将哗哗翻过，发展的永川故事有了新的篇章。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 在龙门浩吹吹风(外一首)

□阳德鸿

打开盖碗时  
第一缕秋风来自江面  
而非诗里

九月站在东水门桥头  
将看江的人挤进秋分  
让镜头里多了些凉意

在龙门浩看江  
看浮在水上的风月  
书院外的芭蕉  
刚好遮住那墙头

风再起时  
抄经的人整了整裙摆  
古帖就翻了过去

树荫下，大红袍无甚心事  
剧场里的吟诵  
让茶水打了一个旋

是呀，这都是闲事  
既然大江必然东去  
不妨以律句接头，词牌遮荫  
乘长短句一起到下游

一起浪过这龙门  
不必怀抱江山  
吹吹风就已足够

## 夜见江湾

后日的秋分  
在今夜滴下微露  
镀金的窗户吐出  
山峦和云烟  
瘦身的人停下脚步  
转身推走一湾秋水

沿着倒叙的河流  
船只退回上游  
朝天门离开零公里  
湖广会馆飘零到晚明  
鱼儿从钓竿重回水中  
东水门一带，半岛升腾  
江山和美人，平分秋色

奔跑的人，果然一路消瘦  
这个退向考场的书生  
于长桥之上伸出长锋  
独自垂钓下一个句子  
江湾阑珊时，他信口放走烟波  
又眼见列车穿过火焰  
一仰头，就啸出几分剑气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书画研究会理事)